

库尔班·尼亚孜：践行民族团结好校长

本报记者 王星

我和我的祖国

8月的南疆阿克苏，炽热的阳光可持续到晚上八九点。

正在放暑假的乌什县前进镇国语小学的同学们，已经早早集结到学校。今年，学校按照惯例安排了一个为期十天的免费“暑期班”。这十天，学生们全员在校。白天太阳毒辣的时候，大家就在教室里学国学、画画国画、弹弹琵琶、拉拉二胡。傍晚阳光没那么刺眼时，800多名学生会集中到操场，统一排练库尔

班校长今年给大家安排的新项目——扭秧歌。

晚上7点多，操场上的阳光总算温和了些。随着老师一声令下，几百名维吾尔族学生兴高采烈地从教学楼跑了出来，手里拿着鲜艳的扇子、花伞，很快找准了自己的位置。音乐响起，这些扇子、花伞随着孩子们轻快的脚步翩翩起舞。此时，站在一旁的库尔班突然变得严厉起来。他时不时走进队伍里，帮助孩子们纠正动作。讲到兴头上，库尔班还会亲自示范，告诉孩子们扭秧歌动作的韵味所在。

记者好奇，排练得这么认真，是要参加什么演出活动吗？

“不是啊，我们日常都是这样训练的。去年我让他们学了安塞腰鼓，今年是扭秧歌。我想让我们的少数民族学生，多接触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，从小培养起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认同。学这些课程对他们而言，并不是为了表演，而是多掌握一门才艺。”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库尔班，认真作答。



▲库尔班给孩子们演示安塞腰鼓。



▲库尔班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



▲库尔班指导同学们练习国家通用语言。

托什干河对岸的风景



库尔班的家乡乌什县，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边境小县，地处新疆阿克苏地区西部、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、托什干河上游地带的天山南麓。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乌什县，在他们眼里，世界或许就是面前的几亩地和几只羊。

可库尔班与他们不一样。九岁那年，他在父亲的带领下，第一次来到托什干河畔。快接近波涛汹涌的河水时，库尔班感到害怕，不敢再往前。父亲便问他：“库尔班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河？”当时的库尔班，从没走出过前进镇，在他看来，前进镇就是他的整个世界。家门口的大巴扎就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。这时，父亲告诉他：“库尔班，等你长大了，走出乌什县，就会看到比托什干河更宽更长的河。到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世界其实很大！”

越过托什干河，是新疆建设兵团第一师四团所在地。父亲带着库尔班走进了四团。这时库尔班才知道，原来早在十年前，刚结婚的父亲就背着家里人悄悄越过托什干河来到四团，跟兵团职工学习蔬菜种植，一待就是几个月。那天，第一次走进四团的库尔班，被眼前的“世界”惊呆了。市场里，除了馍和抓饭，还有一笼笼的白馒头；大街上，一辆辆“凤凰牌”自行车擦肩而过；房区内，不时传出阵阵悠扬的小提琴声……原来，当时的四团有很多上海来的知青。从和他们的交流中，库尔班知道了上海，知道了黄浦江……打那以后，库尔班一有空便往河对岸的四团跑，心中也慢慢萌发了长大后走出家乡的念头。

“没到四团时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木匠，到了四团我才知道山外有山、人外有人，原来外面还有不一样的世界！”库尔班告诉记者，通过和四团的汉族小伙伴深入交流，他的汉语越说越流利。1982年，库尔班如愿考上了新疆大学汉语系，成为镇上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当了13年的老师。“虽然当上了老师，但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得还不够标准，汉字也写得不好看。那时一上完课，我就赶紧把黑板上的字擦掉，害怕被其它班的学生看到，笑话我。”库尔班回忆道，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，1999年他申请了停薪留职。

随后的两年里，库尔班先后到义乌、温州等地闯荡做生意，成功掘得第一桶金。回到家乡后，库尔班开了批发店、超市和药店。可他发现，这里的乡亲们依旧只关心家里的几亩地、几只羊，以为世界不过如此。有一次在自家药店，库尔班看到一个女孩脸上长满了水痘，就赶紧告诉孩子的奶奶该如何治疗，没想到却换来老人家的严厉斥责：“是我家孩子长得漂亮了，被人嫉妒，遭了诅咒才变成这样的！”渐渐地，库尔班意识到，打针吃药只能解除身体上的痛苦，却治疗不了知识的匮乏。他觉得自己该为家乡人民做点什么。

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，在去乌什县县城的班车上，库尔班遇到三个背书包的孩子，他们正要去看县城的学校学国语，看着孩子们脸上自信的表情，库尔班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——干脆在家乡办一所国家通用语言学校，让家乡的孩子们也能从小学习国语，因为只有走出去，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而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就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，可以让孩子未来的路走得更远。

苦撑七年终结硕果

拿定主意后，库尔班拿出全部积

【人物档案】

库尔班·尼亚孜，1964年生于新疆乌什。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前进镇国语小学校长。2003年5月，他拿出积攒的60万元，在家乡创办了这所小学，并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送孩子学习双语，用教育改变贫穷落后面貌。他不断创新教学模式，摸索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积极开设国学课堂，通过设立孔子像，组织学生背诵古诗词、唱京剧、练书法等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使千余名少数民族学生改变了命运，对新疆教育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，为弘扬中华文化、增进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2017年11月，库尔班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。2018年12月18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库尔班·尼亚孜“改革先锋”称号，颁授“改革先锋”奖章，并获评民族团结进步的践行者。

蓄60万元，在前进镇兴建国家通用语言小学。学校的第一位老师李红，就是库尔班经朋友介绍从四团请来的。盖了学校，招了老师，可生源是个大问题。在维吾尔族人口占99.5%的前进镇，绝大多数人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，更别提把孩子送去学习了。库尔班和老师们只得挨家挨户上门做宣传，苦口婆心地动员家长，这才吸引了80多名学生报名入学。

开学第一天，孩子们准时走进课堂。学校操场的栅栏外，站满了将信将疑的家长。没想到才过2分钟，教室里就“炸锅”了。由于孩子们无法和老师进行语言沟通，一时间，纷纷跑了出来，不一会儿全跑回了家。

第二天，库尔班只得再次挨家挨户走访。当时学校定的学费是每学期600元，库尔班向家长们承诺，只要再把孩子送来，一个月后如果还是觉得不满意，学费他双倍退还。就这样好说歹说，才把孩子们又请了回来。

这一次，库尔班请来了会快板的老师，新奇的快板声一响起，课堂氛围立马变得不一样了。孩子们的好奇心取代了恐惧感。库尔班见状，干脆一人发了一副快板，让孩子们边打快板边跟着节奏学习。刚开始的两周，老师们还把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拿到学校，“喝水”“吃饭”“刷牙”“看书”……一个词一个词地教孩子这些基本生活用语。没过多久，学校的教学逐步进入正轨。时至今日，快板仍旧是这所学校的教学特色之一，每个学生都能熟练地打着快板，背上几段三字经。

办学初期的库尔班，曾面临各种困难与质疑。有人说，库尔班是个骗子，办学校是假的，等土地升值后，再卖出去挣钱是真。有人来砸招牌、有人推倒围墙，还有人干脆点火烧学校……库尔班的记忆中，那段时间人多的地方他都不敢去，生怕面对那些乡亲质疑的目光。最让他难受的，还是学生和老师的流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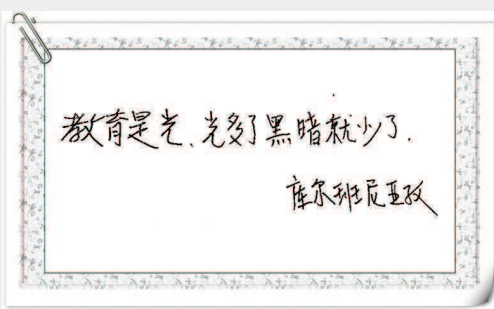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第一届学生招了80多个，



▲库尔班与学生们在一起。

(均受访者供图)

▲库尔班·尼亚孜寄语：教育是光，光多了黑暗就少了。



到七年后毕业时还留着的，不过38个人。老师更是年年招，年年都有人去。这些年学校前前后后走了200多个老师了。”库尔班说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陈红的女老师，人非常勤奋，书也教得特别好，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她。“有一段时间，她不停地打电话，我猜她应该是考上了公办学校。有天晚上，所有老师都睡着了，我发现她的教室还亮着灯。走过去一看，陈红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哭，还把在学校工作了三年的教案本和学生的作业本都放在讲台上。她说，校长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应该到公办学校去。我们学校哪一天要是也纳入了国家的正式指标，我还邀请你回来。”

陈红走的那天，库尔班特意趁孩子们起床前将她送到汽车站。没想到，一群学生已经整齐地站在大巴车前方，手里拿着从家里带来的核桃、馍等食物。不知谁哭出了第一声，人群顿时哭声一片。库尔班说，这样的一幕，他经历了太多次，几乎每一次，都会让他怀疑自己坚持下去的意义。

幸好，付出总有回报。整整七年之后，库尔班等来了开花结果的那一刻。2010年5月28日，是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成绩揭晓的日子。凌晨，库尔班就和老师们早早地守在了电脑前。早上8点，内初班的分数线与成绩公布了，农村户口分数线170分，城市户口分数线225分。

学校第一届38名毕业生中有32人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。库尔班记得，当时自己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好几天，副校长李红握着鼠标的手也一直发抖，就是不敢点进去查成绩。犹豫了半天，库尔班想到了个主意——先从班上成绩最差的同学开始查：“先查哈力·木拉提吧，那个孩子平时特别调皮，我觉得他考上内初班的希

望不大。”李红一点鼠标，哇地大叫了一声。库尔班定睛一看，227分！他的心越跳越快，李红则继续从后往前查，230分！247分！228分……查了六七个小时后，库尔班忍不住哭了：“李老师，别查了，孩子们太争气了！我们成功了！”一瞬间，办公室里所有的老师哭作一团。除了6个没报名的孩子，第一批32个孩子全部考上了内初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满分为300分的试卷，学生穆萨·图尔贡考了290分，排名阿克苏地区第一，位列全疆第27名。

在学生心中埋下“种子”

从那以后，库尔班这所国语学校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“香饽饽”。秋季招生时，蜂拥而至的家长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，除了本镇的，还有周边的、县城的，乃至阿克苏的家长。招生名额一抢而空，很多人还会想尽办法找到库尔班要求帮助孩子入学。库尔班告诉记者，每到8月，自己连电话都不敢接，因为基本都是打来要名额的。

据统计，学校成立16年来，共有九届毕业生，486名学生考取新疆区内初中班，录取率达87%。2016年，第一届学生中的“状元”穆萨又以701分的高分成为阿克苏理科状元，考取清华大学，成为乌什县走出去的第一个清华学子。还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上海、天津等地的重点院校。

据库尔班介绍，近年来，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对学校的发展越来越重视。乌什县委、县政府两次无偿划拨1.5万多平方米土地，乌什县教育局选派4名公办教师支教；自治区教育厅拨付项目资金1647.12万元，建设了新校区；阿克苏地区用配套资金帮学校购置床铺、被褥、灶具等；学校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范畴，在校学生与公办学校学生享受同等的“两免一补”；享受与义务教育阶

段公办学校同等待遇的义务教育经费、取暖费、营养餐补助资金……

细数着这种种“利好”，没想到库尔班却哽咽了：“回想办学之初，为了心无旁骛地把学校办成，顾不上家的我曾和怀孕四月的妻子吵了一架，又气又怕的妻子就含泪把孩子引产了。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她。后来学校办成功了，我们想要孩子却要不上了。幸好，学校源源不断地有学生来，我们用自己的努力，帮助孩子走出乌什、走出阿克苏、走出新疆，乃至走到北京、上海，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付出的汗水和泪水也就值得了。”

在库尔班看来，学生的学习成绩固

然要抓，但在南疆的广大乡镇及农村，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孩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更为重要。每周一的升旗仪式，库尔班都会带领全校师生面对国旗，举手庄严宣誓：“我宣誓，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，作为炎黄子孙，我感到非常自豪！我爱伟大的祖国，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！”在学校的国学堂，墙上挂着24张图板，目的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，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，我们的共同追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
去年，库尔班特地从延安请来老师教学生们安塞腰鼓，红红火火的学生腰鼓队在小镇上一出名，就激发起其他村民对安塞腰鼓的兴趣。渐渐地，腰鼓队竟成了乌什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截至目前，乌什县的9个乡镇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安塞腰鼓队。预计到今年年底，全县将有上万人学会安塞腰鼓。

“我跟跟学生们说，一滴水只有汇入大海，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；一个民族只有融入祖国大家庭，才能得到永续的发展。”库尔班告诉记者。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他深信，要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，长远的和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强文化认同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，文化认同既是最深层次的认同，也是民族团结之根、民族和睦之魂。因此在课堂上，他经常给学生讲“愚公移山”“大禹治水”“孟母三迁”“孔融让梨”等故事，再让学生们通过“小手拉大手”，回家把这些故事告诉家长，从而让家长更加重视教育。

记者看到，在前进镇国语小学，除了常规文化课学习，课余时间，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唱京剧、弹古筝、拉二胡，或是练习毛笔字、画国画、剪窗花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魅力。回到家，孩子们既欢度诺鲁孜节、古尔邦节、肉孜节，也会在春节吃饺子、端午节吃粽子、中秋节吃月饼。每年暑假，学校都会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北京、浙江等地参加“夏令营”活动，让这些农村孩子开阔视野、增长见识，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。

库尔班和他的团队始终坚信，只要从小让孩子们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，爱国的种子便会在他们心中扎下根，自然而然地就会同各种错误思想“绝缘”，从灵魂深处拥护和维护民族团结，新疆的社会稳定、长治久安便有了牢固的思想基础、群众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。

记者手记

新时代的库尔班

和库尔班·尼亚孜校长见面前，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，刚刚结束在伊犁的学习调研。从阿克苏返回乌什县的车上，他兴奋地和记者聊了一路在北疆的所见所闻，听得出，他很为家乡乌什县的发展着急。

中午时分，记者跟随库尔班走进学校，他径直推开了门卫室的木门。“我们就在这里聊吧。”随手拉过张板凳坐下，库尔班就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。

“为什么不去办公室呢？”

聊了好一会儿，他的一句“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办公室”解开了记者的疑惑：“刚开始学校条件不好，就没有设办公室。后来学校反响好了，学生猛

增，我们又把多的房间腾出来给学生了。这样也让我意识到，其实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是我的办公室。每次一进学校，我就到教室，听老师上课，看孩子们的作业，发现问题便能及时纠正。”

库尔班说，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。之所以给自己取名库尔班，正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那个库尔班大叔巨大的影响力，他是爱党、爱国、敢于奉献的模范人物，所以父亲也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库尔班大叔一样，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：“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办学，没想到国家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，让更多孩子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，让大家也记住我这个新时代的库尔班。”

